

吉祥平安幸福年

时代心曲

新年的约定

□ 胡彦宏

街上已挂了好多红灯笼。天气骤然变冷。再过几天,便是人们期盼的春节了。

也许是因为近期又有风雪来袭,附近进城打工的,都陆续赶着回家过年了。街上异常清冷,就连饭店吃饭的,也比平时少了许多。

问及饭店的老板,打算什么时候关门回家过年?答曰:看情况吧,按往常惯例,应该差不多能到年底。谢天谢地,总算还有个吃饭的地方。

春色四合,天阴冷冷的。街上平日卖卤肉小吃的热闹摊位,竟也极少有顾客光顾,只从依稀散着热气的玻璃橱窗里,透射出昏黄的光。

是的,快过年了,也真的有点想家了。匆匆赶到住处,早早钻进了被窝,迫不及待地打开微信,想看看久未回来过的家人。

无意中,刷到了在郑州工作的儿媳发的抖音,看到我那刚满一岁的可爱孙女,正蹒跚地学习走路。欣喜地打开微信与儿子视频,居然真的看到了小宝贝有模有样地走了七八步。

视频里,儿子笑着鼓励着宝宝:“悦悦真棒!再继续给爷爷展示一下,争取到明年那天,学会站着拜年,让爷爷给咱发红包。”

我欣然应允,之前寒冷和寂寞所带来的不快,早已一扫而空。

从视频电话里,我获悉郑州的疫情正逐步得到有效控制。我也告诉了儿子家里的情况。我曾说过等放假后,去郑州带几天孩子的,也想享享天伦之乐。但疫情让我失言了,看来今年的春节,只有在天明城你大哥那里过了。并告诉他,我现在很好,也不必过于牵挂。

老伴在郑州小儿子家带小孩;女儿一家在西安;我打工放假后和大儿子一家住伊滨。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,这个春节,一家人要分为三处了。好在联系方便,随时都能在视频上见面。

为了打消家人不能团聚的遗憾,我劝导他们说,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,咱们就安心在当地过年吧。反正现在是网络时代,我们完全可以在春节里,来个远程拜年的。

我还与孩子们约定,待疫情消散,山河无恙,春暖花开之时,你们再带着孩子回家来。到时我们一家人可以尽情地到家乡走走,去倒盂村看看,也看看矗立在故乡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馆的雄姿,再看看咱上庄社区安置小区的进展……

我出嫁了。每到春节,母亲包饺子一个人忙不过来时,就喊弟弟们去帮她。这可把弟弟们拿捏得受不了,那活儿哪是大手大脚的汉子们干得了的。为此,他们总盼着我回娘家,把他们从尴尬中救出来。

被人念叨,被人需要,如今想来是多么幸福而充满爱的一件事儿。

在婆婆家包饺子,大多是婆婆做饺子馅,小叔子的媳妇擀面皮,我包饺子。我们合作过好些年。我包的饺子,无论在锅里怎样打车轮儿、翻筋斗,皮与馅都抱得紧紧的,始终不分离。因此,每到包饺子的时候,婆婆总扯着高嗓门喊夫君或小叔子,嚷嚷着让他们替我带孩子,腾出我来包饺子。

一家人烟火燎人,忙着或等着,只为吃那一碗纯手工的饺子。我也因为一点小技能,被大家需要着,被大家喜欢着。

而今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老人老了,小的人长大飞远了。岁月匆匆……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?”

我们走过的生活,留下的爱意,不会无迹可寻。它们都会化为岁月的沉香,弥散成心中的暖色系……

往事重温

少年时代过年下

□ 刘学敏

少年时代,人们从春忙到冬,真正休息的时间是过春节,我们叫过“年下”。

为了过年下,一进入腊月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起来。淘麦、磨面,称盐醋舀酱油,出粪扫地,清理垃圾,糊糊糊窗户,割肉炼油,割豆腐买鞭炮,写对子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,家家户户开始发面蒸馍,最后是炸油货。那时人们平时缺水,只有等到年下才会“大手”一回。

大哥总是买个猪头,祖父下手褪毛,煮肉。大哥大嫂主要是帮助老奶奶蒸炸油货,我只能打个下手,担水,劈柴,拉风闸烧火。家里蒸的馍,炸的油疙瘩,油煎豆腐等能盛一簸箩。

大哥还要提前把春联写好,早早就贴在大门上。

到了除夕下午,过了三点钟,凡是不出五服的关紧“自己”,要相互送一碗饺子。你送我也送,满街都是端饺子的人,到处都充满着人间真情。

到了除夕晚上,一家人围在一起,笼个火,扳着指头总结着一年来的收成,盘算着来年的日子。家里的大人们还要给小孩子做个新棉袄,盖在被子上,初一早上大人把新棉袄在火盆上烘烤,让小孩子再穿。那时最希望过年下的是小孩子,因为可以吃好的,穿好的。

初一清早,家人老早就起床,在院子里点燃一堆柏枝,噼里啪啦直响,那熊熊燃烧腾起的火光,照亮了寒冷的夜空,照亮了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渴望。男孩子互相喊着早早起床,三五成群打疙瘩放鞭炮。有的还买了摔炮,高高抡起胳膊,用手使劲摔在地上,发出震耳的响声。我记得那时虎尾放炮最勇敢,他敢手捏着大红炮的尾部点着放。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,有一次放炮,他捏的太多,不小心把手指头给炸流血了,大家看着十分心疼。

我记得,几个人用摩托车链子做了一把大号的火药枪,在火药枪里装了用八号丝做成的子弹。为了检验火药枪的威力,在饲养园里找到一颗大桐树,用火药枪对准桐树干,用力扣动扳机,只听“咚”的一声,火药枪里自制的子弹深深嵌入到树干里,大家都吓了一跳。为了避免危险,到后来谁也不敢玩这把枪了。

过了初一,家家户户就开始串亲戚。那时日子难,除了到舅家拿块肉,其它亲戚主要是拿两包点心,说是点心,盒子里面就没几块,主要是表达心意而已。到串亲戚的时间,大路小路,骑车的,扛筐的,担筐的,人山人海,那人流简直能凝成一股绳。

过年下时,大队还要组织人敲锣打鼓慰问军烈属,慰问品主要是送一块肉。诸葛村还要组织篮球赛,看球赛的老百姓把球场围的水泄不通,特别是当看到球进篮的一瞬间,观众会不约而同的高声赞叹:“好球!”

过完年下过十五。过十五最热闹,这时公社要召开劳模会,奖品主要是劳动工具,比如奖一把铁锨啥的。还要耍狮子,这时大街上锣鼓喧天,几驾狮子争相表演。最好看的是狮子上老杆,高高搭起的架子有二十多米高,四驾狮子手脚并用,同时从四角斜拉的粗绳上往顶端攀爬。有一年正月十五,天上飘着雪花,只见四驾狮子勇敢地往上爬行。现场指挥的人用喇叭高声吆喝着“慢点,慢点,不行就别爬了”,可舞狮子的人情到兴奋处,根本停不下来,最终还是爬到了杆子的顶端,并进行了精彩的表演,看的观众目瞪口呆。那时年纪小,感到耍狮子的人武艺高强,真是英雄好汉,不得了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弹指一挥间,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一路走来,那挥之不去的过年情趣,永存于心。

新年快乐

爱意饺子

□ 怡然含笑

母亲说:学会武艺不压人。小时候,我听母亲的,跟着母亲学习揉圆馍、包饺子,干一些女娃该干的活计。

每到过年,都是母亲擀皮,我包饺子。母亲擀得有多快,我就包得有多快。我学母亲包的老式“扁食”和鱼形饺子,也学父亲在部队服役时,跟山东战友学来的“山东饺子”和“猫耳朵”。

当饺子在开水锅里像小白鹅似的钻来翻去时,我的嘴角总忍不住往上翘,在弟弟们面前显摆。饺子煮好,母亲用笊篱把它们捞出来,盛在大碗里,放上一双红筷子,摆在供桌上供奉天地和祖宗。我的心里乐滋滋的,觉得自己有点厉害了。

让我翘尾巴的,是大年三十晚上,母亲派弟弟们去给奶奶、二爷奶、三爷奶端饺子。弟弟们走街串巷,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,送到长辈们的面前。长辈们总会问一声:这是谁包的?弟弟们回答:我姐包的。长辈们审视一番,饺子一个是一个的,既饱满又支棱,他们就会咬上一口,夸张地说,真好吃啊!

甚至,在一年之中,长辈们一见到我就念起我包的饺子,仿佛我成了饺子的代言人。他们夸鱼饺子真像鱼,猫耳朵饺子真像猫耳朵,说我手巧,长大后嫁个好人家。我听了,脸蛋红红的,心里直扑腾。

我出嫁了。每到春节,母亲包饺子一个人忙不过来时,就喊弟弟们去帮她。这可把弟弟们拿捏得受不了,那活儿哪是大手大脚的汉子们干得了的。为此,他们总盼着我回娘家,把他们从尴尬中救出来。

被人念叨,被人需要,如今想来是多么幸福而充满爱的一件事儿。

在婆婆家包饺子,大多是婆婆做饺子馅,小叔子的媳妇擀面皮,我包饺子。我们合作过好些年。我包的饺子,无论在锅里怎样打车轮儿、翻筋斗,皮与馅都抱得紧紧的,始终不分离。因此,每到包饺子的时候,婆婆总扯着高嗓门喊夫君或小叔子,嚷嚷着让他们替我带孩子,腾出我来包饺子。

一家人烟火燎人,忙着或等着,只为吃那一碗纯手工的饺子。我也因为一点小技能,被大家需要着,被大家喜欢着。

而今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老人老了,小的人长大飞远了。岁月匆匆……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?”

我们走过的生活,留下的爱意,不会无迹可寻。它们都会化为岁月的沉香,弥散成心中的暖色系……

我出嫁了。每到春节,母亲包饺子一个人忙不过来时,就喊弟弟们去帮她。这可把弟弟们拿捏得受不了,那活儿哪是大手大脚的汉子们干得了的。为此,他们总盼着我回娘家,把他们从尴尬中救出来。

被人念叨,被人需要,如今想来是多么幸福而充满爱的一件事儿。

在婆婆家包饺子,大多是婆婆做饺子馅,小叔子的媳妇擀面皮,我包饺子。我们合作过好些年。我包的饺子,无论在锅里怎样打车轮儿、翻筋斗,皮与馅都抱得紧紧的,始终不分离。因此,每到包饺子的时候,婆婆总扯着高嗓门喊夫君或小叔子,嚷嚷着让他们替我带孩子,腾出我来包饺子。

一家人烟火燎人,忙着或等着,只为吃那一碗纯手工的饺子。我也因为一点小技能,被大家需要着,被大家喜欢着。

而今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老人老了,小的人长大飞远了。岁月匆匆……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?”

我们走过的生活,留下的爱意,不会无迹可寻。它们都会化为岁月的沉香,弥散成心中的暖色系……

思绪悠长

儿时年下记心间

□ 宋光耀

小时候,总嫌一年过得慢,总觉得一年365天太长,为什么一年不是65天或165天呢?

“吃了腊八饭,就往年下盼。”腊八就是过年下的信号,父母从这一天起,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。父亲先把喂了一年的猪拉到公社卖掉,还会在某个星期天让我跟着去城里卖一次红薯。有了钱,母亲先扯几块布,剪裁、缝纫,开始给我和妹妹做新衣服。

年下的到来,总是从吃芝麻糖和祭灶饼开始。掐指算着日子,终于熬到了腊月二十三学校放假,这一天父亲会买两把芝麻糖,母亲用纯白面粉烙几个月饼大小的薄饼,天黑后开始祭灶神。将芝麻糖、祭灶饼放到老灶爷、老灶奶奶的神像前,焚一炷香,母亲念念有词:“二十三日走,初一五更回。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”然后,母亲、我、妹妹轮流磕头。等到香差不多燃尽了,老灶爷可能已到天上,我们就可以吃芝麻糖、祭灶饼了。

二十四,全家人大扫除。我和妹妹负责屋里,院内,昏昏晃晃都彻底底打扫一遍;母亲拆洗被褥、棉衣;父亲清洗锅盆缸罐壶瓶。

二十五,我和父亲去集上割豆腐、买菜。

二十六,村里杀猪,我家每年割七八斤肉,其中有两块是二斤左右的礼肉,一块是给外婆家的,一块是给舅爷家的。

二十七,砍柏枝、剃精精儿,这一天全村的孩子都剃头,因为到二十八再剃,就是“憨瓜”了。

二十九,母亲蒸馒头、蒸扁食,我烧火。

年三十,贴花门儿。不管一年的日子过得咋样,家家户户所有的门上都要贴上对子,尤其是大门上,有点学问的人家,还自编自写对子。大红的对子一贴上,新年一下子就新了!

除夕夜,包扁食。吃完扁食,围着火炉,听大人讲故事,熬年、守岁。

初五更,放鞭炮迎灶王爷,烧柏枝驱邪避灾,上贡品祭祀祖先。这些仪式完成后,吃过头脑,剩下的就是玩耍了。这一天,全村都会上街,互祝吉祥、平安、健康。我们穿上新衣裳,装一兜鞭炮,满街跑着放。

初二到初五,跟着大人去串亲戚,每天都吃肉、吃白馍、吃饺子,还有压岁钱,五分或是一毛、舅、姨、姑、舅爷、姨妈、姑妈都给,我大姨是城里人,每次给我的都多,都是两毛。

初六到十五,是全村人一年中最轻松、最愉快的日子:踩高跷、跑旱船、扭秧歌、打排鼓,有的村还唱大戏、耍狮子,十里八村的人都去看热闹。一年的辛苦劳作,在这几天都得到了充分释放和发泄。我们穿梭其间,玩得不亦乐乎。

荡秋千最普遍,每个村高高低低的秋千随处可见,大人孩子都去玩,就连我的小脚奶奶,都要在我妈妈的陪伴下,去荡一会儿。

奶奶说,一坐到秋千上,她就变成小姑娘了。

农家心声

春节感想

——一个农民的心声

□ 张书平

农家庭院香扑鼻,牛羊猪鸡鸡蛋鱼。

塞满家中冰箱柜,客厅糖烟瓜果齐。

国家为民施良策,上学无须缴学费。

养殖栽种能致富,深山老林无寒饥。

万亩农田无人影,收割播种尽机器。

劳作之后景区逛,青山绿水情依依。

大病小病不用愁,山里山外能就医。

百万药费勿担忧,一卡在手化夷夷。

万民共圆中国梦,天空海底创奇迹。

幸福生活奋斗来,美好明天更可期。